

中国故事

背篓情

□ 李复威

九岁那年,父亲从市郊集市上给我买了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,当地生产的手工制品——儿童背篓。它小巧玲珑,竹篾光滑,编织精细,棕丝拧结的背带美观匀称。我喜爱得抱着它不愿松手。我用它随大人一块儿买过菜、背过水果、外出旅游……虽然后来因家庭的搬迁而“不翼而飞”了,但它留给我一个珍贵的童年念想。未曾料到,在远离家乡40年以后,我又能与背篓有了“一面之缘”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为接送年迈的母亲去到一个新的养老居所,我奔赴贵州省遵义市妹妹的家与亲人聚合。离开时,在遵义火车站邂逅了一位“背篓老人”。素昧平生的相识和交谈,谱写了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难以忘怀的插曲。

出发的傍晚,我们一行人早早来到遵义火车站。站外的小广场上已排起一条条通往各地的候车“长龙”。我注意到,队伍四周游移着一些肩负背篓的人。身边的旅客告诉我,那是为挣脚力钱而帮忙送站的。

也许是发现我们携带的小箱包比较小,一位背篓老人拄着一根光溜的木棍径直向我们走来。他不停地嚷着:“同志,用不用送站?”

此刻,我正为携带的小件行李太多而发愁,急忙向老人招手示意:“老大爷,您管送站,您身子骨行吗?”

“没得问题!”老人见我主动招呼他,显得分外积极。他用劲拍拍胸脯,又补充一句,“没得问题!”

“送这一趟多少钱?”

“便宜得很,5元钱。”

我以前上过这方面的“当”,“一趟”和“一件”一定要事先强调清楚,“是一趟5元,还是一件5元?”

“你这位同志真会开玩笑,哪里会一件5元这么贵哟,是一趟。”老人点了点我们身畔横七竖八的小件行李……“同志,你这件数是多一些,该算一趟半钱。这样喽,我优惠一下,归了包堆就算7元钱。”我点点头,又担心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:“要不要再叫一位?”

他一听我这么说,连连摆

手,“不用!不用!你尽管放心。”这时,见有几个背篓小伙子蹭过来,老人急忙摊开双臂把他们轰走,“这里谈拢喽!谈拢喽!没得你们的事。”

暮色笼罩下的广场灯火已明,人来人往,熙熙攘攘,进站似乎还要等候一阵子。老人在我身旁放下背篓,把它倒扣在地上,坐在了上面,眼睛不停地向四面环顾……

我乘机打量了一下老人,看上去60岁光景,宽宽的脸膛堆满皱纹,泛着黝黑的亮光。老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、打了补丁的军衣裤,头上缠着黑布带,腰间系着粗蓝布围裙,手上戴着破口的手套。满身的尘土,看得出送站活路的艰辛。

老人倚坐的背篓也引起我的注意。黄褐色的竹篾表皮已经被磨损得异常光滑,篓顶的边沿用旧布绕裹着,中间有明显的破折处是用塑料胶条修补的。背篓已经歪斜变形了。这在一般家庭里,早就该被淘汰了。明眼人一看便知,这破损的背篓长期承载过重,那得花费多少盘缠,都是乡亲们的心血钱呀!”我问老人,孩子都这么大了,上了这么好的大学,您为何还要出来“送站”打工?都这把年纪了,该享享福了,“您老要善待自己。”

“怎样自己?”

“善待自己,就是自己对己好一些。”

这个话题一开,引起老人连珠炮似的感慨:“同志,你想想,要培养这么一个‘人物’,就算国家给娃娃补助一些,能少得了花销?听娃娃说,你们那个城市大,东西贵,花销也多。娃娃想买些书,多少有点应酬,放假想去外地见见世面。娃娃想去打工,我想让他专心读书,送站挣钱补贴他一些。我现在还有一把力气,别攒着白白浪费掉了。我没告诉他……”

我闻老人一天能挣多少?“没得准头,有多有少。我自个儿花销很少,除了鼓捣自家那块地,有点空就泡在这里。车站这边的人都认识我。他们都管我叫‘大背篓’。”

“您的老伴?”

“患了气喘病,出不得门。”

“您二老将来怎么办?还是

劲精心打造。校长支持,县里头也来关照。娃儿倒也明事理,学习起来跟干农活抢场似的,要不我们这山昏里头怎能飞出这么一个金凤……”猛地,老人透着不好意思的表情吞下了最后一个字。说着,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照片和校长、老师们的合影。我一看孩子长得清瘦秀气,连连夸好。我问老人,相片上的孩子为什么还背个背篓?老人告诉我,那就是娃儿平时上学用的书包。娃儿也是背着背篓去北京的……老人聊到,孩子是前年考上的,学的是什么好长一串名字,他也不搞不明白。他听娃儿说,这是全国顶呱呱的大学,全省只有七八个学生考取这所学校。老人的村里头也是喜事临门,大家奔走相告。乡亲们开玩笑说,这算得上是个“头名状元”,是他“祖坟上冒了青烟”。村里还打算出些钱让他去送孩子,“我不去,风光一阵子是安逸,那得花费多少盘缠,都是乡亲们的血汗钱呀!”

我问老人,孩子都这么大了,上了这么好的大学,您为何还要出来“送站”打工?都这把年纪了,该享享福了,“您老要善待自己。”

“怎样自己?”

“善待自己,就是自己对己好一些。”

这个话题一开,引起老人连珠炮似的感慨:“同志,你想想,要培养这么一个‘人物’,就算国家给娃娃补助一些,能少得了花销?听娃娃说,你们那个城市大,东西贵,花销也多。娃娃想买些书,多少有点应酬,放假想去外地见见世面。娃娃想去打工,我想让他专心读书,送站挣钱补贴他一些。我现在还有一把力气,别攒着白白浪费掉了。我没告诉他……”

我闻老人一天能挣多少?“没得准头,有多有少。我自个儿花销很少,除了鼓捣自家那块地,有点空就泡在这里。车站这边的人都认识我。他们都管我叫‘大背篓’。”

“您的老伴?”

“患了气喘病,出不得门。”

“您二老将来怎么办?还是



插图:郭红松

得靠这个有出息的儿子。”

一听这话,老人撇了一下嘴,笑着“驳斥”我:“你这位同志落后喽。现在对头的说法,将来娃儿是娃儿,我是我,不能完全扯到一个背篓里。往后他能一是一、二是二地正经为国家做事,我为他受这点累算个啥?娃儿能有今天,还不是全托国家的福。我只是想,让娃儿好读书,长点真本事,去报答国家的大恩。我哪能去扯娃儿的后腿,惦记去享他的福哟。这两年灾害多,庄稼收成一般,但我在家的后山上种了些我们贵州独有的水果刺梨,销路可以,多了些收入。虽说当下的日子过得还紧巴巴,但一年比一年顺溜,有盼头……娃儿能考上这么好的学校,也让我特别安逸,我就是吓唬一闭眼,也是笑呵呵的!”老人一脸心满意足的样子,皱纹都在微微颤抖。老人说,最近孩子告诉他们,刚谈了一个对象,是同班同学,人长得标准,家境也好,想让父母高兴高兴。他妈一看相片,乐得合不拢嘴,逢人就夸:“转遍咱这山里外,也挑不出这么一个来。”突然,老人神色凝重,“我可是不大安逸。”

“为什么?”我十分诧异。

老人停顿了一会儿,往我身边凑了凑,细声慢语地说:“……唉,上大学刚开个头头,就紧忙着谈对象,同志,你寻思寻思,这要是不误读书,鬼才信!要我说,这么多人帮衬,上了这么好的学校,国家伸长脖子盼着,要长点大本事才

行……想婆娘,就得忍着点……”

我被老人的直爽、风趣逗得咯咯地笑出声来。在我渐趋平静的那一刻,老人这些扑面而来的、发自肺腑的滔滔话语——来自社会底层的、浸润着泥土气息和劳动汗渍的心声,在反复地冲击着我头脑中那些貌似天经地义的世俗的积垢。一个满面尘土、衣衫不整、肩背破烂背篓的“卑贱者”的强劲的、高贵的生命之光,直射入我阴霆游移的心魂间……

说着说着,候车的队伍骚动起来。往前一望,原来检票员已经到位,开始进站了。

只见老人赶忙把箱包一一放入背篓内,双肩背上背带,一提劲利索地站了起来。我左手拉着一个大箱子,右手在老人身后托抬着背篓,缓缓地随着队伍前进。旅客们争先恐后地挤着,不成形的队伍推搡得老人踉踉跄跄。面对层层阶梯,老人弓腰拄棍艰难地挪动身体,一步一步,嘴里发出用足气力的呼咏声……我真后悔没有找一位年轻的背篓工送站,别把老人累坏了。可又想到,找了年轻人,这几元钱就没法落到老人的兜里了,我感觉心口有点痛……

潮湿的长夜,老人满脸汗水,我掏出纸巾给他擦拭前额,老人深情地瞥了我一眼,向我摇摇头……看着老人弯驼的身

影和沉重的步履,那一瞬间,我内心深处爆发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敬仰之情。老人啊,您慢一点!我深知,您迈出的这每一步,是拼尽全力的每一步;是付出生命流程的最后能量的每一步;是用点点滴滴的汗水积攒着孩子的分分秒秒幸福的每一步;是在苦斗中奋争出来的老前辈,对在甜福里成长起来的下一代殷切期望的每一步……那背篓的历史,也许很快就只是一种记忆了,而肩负背篓情怀中所承载的担当呢?所积淀的底蕴呢?所向往的前景呢?您那一声声深情嘱托,一步步扬鞭催进……这可贵的远山的呼唤啊!

火车要启动了。我和老人在车厢的窗旁告别。他一直在絮絮叨叨:“同志,要是在北京遇到我娃儿,一定劝劝他,别太早谈对象,好好学本事……”

火车渐渐加速了……突然,见老人扔下背篓追赶上来,举着一只手大声地喊道,“不对头!同志,你给的钱多了,这样不行……”

我把头使劲伸出窗外,扯着嗓门喊道:“老大爷,换……换个……背篓……”

火车渐行渐远,老人扬着手还在喊叫什么。在茫茫夜色的斑驳灯火中,我凝望着老人缓缓逝去的背影,凝望着老人身旁那歪斜的背篓……

(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期刊看台

李杭育《醒酒屋》(长篇小说)
载《江南》2022年第3期

“这部小说很接近非虚构叙事了,基本上根据我2013年至2021年的日记写成。”作者谈道。“寻根派”文学代表人物李杭育将自己化身小说主人公李三,采用多线交叉叙述,以诙谐轻松的文字风格,娓娓道出他在杭州生活与工作的点点滴滴。李三真诚地面对众人与自我,排解生活烦恼,其间充满乐趣与哲思。这些人与物都构成了李三眼中芸芸众生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和路径,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平凡而真实的世界,也能从中窥见作者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思考。

老藤《鸡架之城》(中篇小说)
载《北京文学》2022年第6期

鸡架,一道著名的沈阳小吃,又被称作鸡车子,勾连着上个世纪铁西区下岗职工的集体记忆。作家以此为眼,东北人民身上的热血、诗性与浪漫主义情怀跃然纸上。小说讲述了当年某国企工会主席、诗人稚子的父亲,在几千人的厂子转产、减员、下岗分流后,仍为工人的生路做出谋划策;鸡架生意从沿街小吃做成连锁店……在稚子及朋友眼中,鸡架就是这座城市的朦胧诗、爱情诗以及生命史诗。

李延国 王秀丽《张桂梅》(报告文学)
载《中国作家·纪实版》2022年第3、4期

作家多次深入丽江华坪一线,对张桂梅老师以及她的学生、同事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采访,获得了关于张桂梅老师的大量第一手材料。作品深入主人公的精神世界,感知主人公的崇高情怀,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展现了那个可亲可爱、可敬可佩、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民教师形象。

路内《关于告别的一切》(长篇小说)
载《收获》长篇小说2022年春季卷

这是一部成长类叙事小说,又如同一部“小城编年史”:李白,吴里儿,1975年12月生,笔名李一白。怀旧浪漫的过气作家、不婚主义者,青少年怀旧浪漫男(直至中年)。十岁时其母与人私奔,不知所终。谈过十几场恋爱,写过两三本书,长篇小说《太子巷往事》曾入围某文学奖。父亲李忠诚,农机厂副厂长,救火英雄,未来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。本书记载了这对父子自1985年至2019年之间的生活悲欢……在这些作者所营造的一系列古怪而又合乎情理的故事中,读者从中抽丝剥茧,最终描摹出文中各个个人的形象,理清故事的脉络。

房伟《石头城》(长篇小说)
载《十月·长篇小说》2022年第3期

小说以金陵一个家庭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浮沉变迁为引子,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抗战家国的叙事两条线索,展开了一段史诗般的故事。1936年,蒋教授的孙子蒋鼎丰小学毕业后,参加童军,与同学高约翰、张人杰等一起,组织“磨剑社”,“磨剑社”少年们与众多底层民众,经历九死一生,开始了坚韧的抗争与痛苦的涅槃重生。除了残酷的战争,作品中更揭示中日之间复杂的情感与文化纠葛,思考了战争与全人类的关系。

“浙江新荷计划作家小辑”(专辑)
载《青年文学》2022年第6期

2013年,浙江省作协开始实施青年作家培养计划——“新荷计划”,这一期,《青年文学》以小辑的形式推介了六位“新荷作家”的作品。其中,赵雨《雨落无边》的主要叙事者是“我”的二伯,作为“父亲”对照物的他,在“我”的成长过程中具有某种“导吾前路”的作用,且不像父亲一样具有强烈的规训感,文字中充满温情。阿剑的《衢州志异,或浙西美食考》关乎时间、文化精神,也关乎个人的存在方式。他们的作品,除了生机勃勃的力量感外,更多的是年轻作家对这个世界独特的思考方式。

柏祥伟《亲爱的小孩》(中篇小说)
载《人民文学》2022年第6期

《亲爱的小孩》用小说笔法承载了有原型、有实境的真实故事。“做公益协会”是这些故事的群体主人公,经营的基层组织指导、牵线,他们以实际行动关爱帮助因各种原因处于困境中的孩子们,管治病、管吃穿住、管上学、管生存脱困和心理纾困,让孩子们有生活保障、有亲情依靠、有正向价值追求。

袅袅烟火 (外一篇)

□ 闫玉莲

我常常带领香儿姐、三丫头她们在上面翻跟头,偎在一起说悄悄话。一层、二层、三层,草垛长高,直到再也爬不上去,便另寻快乐。

秋日里,车一车推到磨坊去粉磨,草沫子留住冬天。扯上几瓢草沫子,兑上泔水。大肥猪闻到草香,奔向食槽,嗒嗒嗒吃将起来。宽厚的脊背,鬃毛稀疏。母亲喜欢大肥猪,像喜欢自个儿孩子,对着大肥猪说稀毛根长又长,又是头名状元。

二百多斤的大肥猪推到收购站,杨站长远远就招呼起来,乐得嘴岔子都咧到耳根台子了。

地震那年,小南屋惨遭摧毁,北墙瞬间塌掉,墙上挂着的炙炉子,像被人猛力一推,飞到屋中央,摔个粉碎。

父亲找来苫布苫起半边屋子。偶尔,我被派进去拿东西,都是战战兢兢,一有动静,夺门而逃。

一段时间不能住进屋子里。躺在地震棚里,星星星捉迷藏,闭上眼睛,星星悄悄躲进云层。睁开眼,星星扒开云缝眨着眼睛坏笑。我笑,她笑,不开眼的香儿姐也在笑。

搬到姥姥家房子里去住,可以和姐姐睡一个房间。

借助小矮墙使劲向上跳,像一只灵巧的小猴子,抓住大杏树伸出的横掌,悠起来,借势后滚翻,立起身子,爬到树卡巴上。捺个大的摘下来,扔给仰头等待的香儿姐。

这棵杏树是明星,方圆几个村子的人都知道。春天一到,花开万朵,引来蜜蜂嗡嗡,蜜蜂扎在花蕊里吮吸花蜜。没人去招惹它,怕它蜇人,还要搭上自己小性命。没人采蜜,杏花授不了粉,结不了果子。

一场风刮过,花儿谢了,蜜蜂飞走了,小米粒似的小杏卧在花苞里。从青涩到青白再到红嘴唇,直到黄透软糯,都不是我家独食,前后街的乡亲,过街做买卖的都可以伸手摘够。最新奇的是,父亲在杏树尖上,嫁接了一枝李子,招引了叔儿、婶儿、大爷、大妈的好奇,一一品尝了有杏子香气又有李子甜蜜的果儿。

两棵甜甜脆脆的枣树,并肩站在院子东侧。其中一棵,在我家建房时砍掉了,留下这棵,还有房后一棵核桃树,是父母按尺算计算算去,方才留下的。

这棵脆枣属于晚熟型的,每年国庆节,是枣子最甜最脆时,那枣树像我们的父母,远远守候在大宅院里,盼望着孩子们平安归

来。我们想念脆枣的甜美,更加思念双亲,每每闲暇飞奔着回家,回家轻快又甜蜜。

如今大宅院,亦如村人一样,建起四百平方米小二层,有电梯,有地暖,有中央空调,有卫生间,有水泥硬化地面儿。

我还是喜欢我家先前的大宅院,通南到北,从东到西,都是果木树。三月春风杏花白,四月桃花灼灼开,五月槐花香满院,梨花如雪蕊含笑,枣花、核桃花、榆树花,你来她走,不曾断流儿,缤纷着花季。

喜欢春风中带着雨星儿的花香,喜欢五月中槐花芬芳着半个村庄。喜欢树底下捡花瓣儿,倚在树下,直到黄透软糯,都不是我家独食,前后街的好客,一一品尝了有杏子香气又有李子甜蜜的果儿。

喜欢因哥哥偷摘核桃被我追打小时候。喜欢猫在大宅院里,直到母亲寻来。

青头羊

父亲属羊,脑瓜顶有一块青色胎记。

母亲跟父亲一闹别扭,就在背后骂他,你个青头羊,吃亏就吃你嘴上,好马出在腿上,好汉出在嘴上,你的嘴白长,就不知道炼好听的,傻实在。

父亲宁可吃亏也不好屈膝,认死理儿,母亲便叫他青头羊,长犄角的青头羊。

不管母亲怎么数落,我爸爸是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。

谁家有个事,有句话没话的,听见信儿保准跑前跑后。李家糊个顶棚,高家漆个椅子,干完活抬脚就走,不赔等着吃人家喝水,也不等人家说谢谢,人家拉着扯着留吃饭,父亲只一句,家里有饭。

与母亲结婚时,父亲虚岁刚19。比父亲还小三岁的母亲也是个孩子,以为到父亲家吃顿饱饭还可以回家,谁承想,稀里糊涂,这一过竟然是一辈子。结婚已有60周年,按西洋说法已经是钻石婚了。

父亲跟着爷爷学的油漆粉刷、裱糊,一学就会,裱出来的活茬比爷爷还要规整,渐渐有了名气。

那一年,二大爷家的二大爷跟国营大单位签了合同,给厂房门窗刷油漆,工期紧任务重,二大爷叫上父亲帮忙。眼看要交工了,二大爷患上肝腹水,嘱咐父亲把活茬干完,不要耽误工期。父亲说上阵亲兄弟,打仗父子兵,哥哥好好养病,我保证不误人家的事。

却不知二大爷家,一溜仁孩